



如梦令·越壑

□ 悟变恒

篁岭芸苔黄遍，
双剑跃飞天堞。
厂校共平台，
硕果枝繁花艳。
深涧，
深涧，
回望金涛一片！

注：篁岭有双桥飞架深涧。
中华新韵词。

守厂记（七）

□ 谭旭日

如果说，佛山是非虚构写作的一片未开发的金矿，我就是这座矿山的挖掘者。生活在佛山十多年，感受佛山在城市化进程中发生的巨大变化。有人说，这是一个极易发生故事的城市，这里有许多的非虚构题材。佛山是珠三角地区一个重要的产业城市，也培育了大量的产业作家。一直以来，他们默默无闻地生活在这片热土上，安静地写作，安静地生活。很多佛山产业作家，书写个体生命的悲欢，书写后工业现场的风云变幻。而佛山作为一个陶瓷之城，这个巨大的产业群体，隐藏着许许多多的故事。春节守厂，他们，她们，来自湖南、湖北、广西、江西、四川、重庆、云南、贵州，组合成一部难得的命运交响乐！

小年前夜，我跟饭堂管理员说，给留守人员做一顿饭，让他们打个边炉。

这消息经两个保安班长一传达，留守人员显得欢欣鼓舞。工厂虽每餐安排了两荤一素，毕竟大锅菜的味道欠佳。春节值班留守做饭的阿姨都临时安排，手艺压根就无从谈起。打边炉，有肉吃，对于远离家乡的人来说，也算是一种莫大的安慰。

饭堂管理员叫了四五十斤羊肉，每个班按照五围台计划。跟两个班长打了招呼，让他们交接班时各自将时间延长一个钟。这样吃的放心，也尽情。

下午五点左右，羊肉煲得滋滋作响，那香气逐渐弥漫，人在百米外，能闻到那厨房阵阵肉香。有甘蔗的味道，萝卜的味道，一股清香四散开来。人闻了有垂涎三尺之感，顿觉肚子里一阵咕咕噜噜地叫。大家伙也积极，不用催促，五点准时到达

小饭堂门口。

饭堂阿姨用餐车推来羊肉煲，还有各种各样的蔬菜、肉丸、豆腐、薯粉条。把炉子，餐具，饮料安排好，开始点炉。大家不约而同依次坐下，热气自炉内渐次腾起来，餐桌上也开始热闹了起来。有人拿起饮料打开，给你斟一杯，给她斟一杯，各种祝愿和客套话在杯与杯的交酌中不断深入。

守厂人大多是外省人，口味重，爱大鱼大肉的生活。他们喜欢吃羊肉边炉，觉得羊肉滋补，冬天正好暖身。大家边吃边聊，我所到之处，有问我怎么做的，有问我怎么怎么的。也有人聊起小年，家里过小年甚是热闹那场景仿佛人在家乡一样，脸上的自豪感十足。

在原料车间球磨工的老张是四川人，他坐在离门口的一桌，那桌吃得很快。刚吃不久，他站起来，举起杯带头说

要给我敬一杯，其他台都应承一块。我连声说使不得，使不得。老张说，谭经理，这杯饮料要喝，我们感谢你。我说，兄弟姐妹和我一样，都是外乡人，在外都不容易，这也是公司的一片心意……

吃到一半，老张大声问我，羊肉的味道怎么这么鲜美。我笑着回答：羊肉的味道经过处理后，没骚味，甘蔗在这个汤中充当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配角，将汤的鲜味提高到了极点。他似乎听懂了，脑袋捣蒜子一样点个不停。

一个半钟左右，这一班人吃完，赶紧与下一个班做了交接。收拾一下现场，下一个班又开火炉，瞬间，饭堂由短暂的宁静归于热闹起来。

这个班下班，我特意给每桌安排了几支啤酒。还准备了一瓶自酿的药酒，里面全是滋阴补阳的好家伙。他们有人还是多少能喝几口酒的人。平常对他们

管束得严，都没什么机会喝酒，这样的喜庆日子，多少有些放任。

等他们全部入席，我也坐下来和他们一起。环视了一眼，除了保安，值班人员女的占绝对优势。坐我临桌的在窑炉上班，这几个女人吃得最为欢畅。因为大部分是外地人，她们每个人给自己的盘子里装了一盘子剁辣椒，无辣不宴似的。

保安易小虹坐我对面，他圆脸露出憨厚的笑容。我把珍藏的药酒端上来，他就把杯伸过来，生怕少了他的这一杯。他一看我这眼神，就会意了。连忙说，有位兄弟为了吃好吃好，上午开始就没在大食堂吃饭，打算晚上这顿吃个够。实际上也是，大饭堂的菜的确实没那么好吃了，大伙中餐有所保留，也在情理当中的事了。

都满上了，大家一起举杯。敬了，喝下，又满上，坐下来开始吃菜，聊天。有聊

过去的，聊家乡的，聊民俗的。聊着聊着，大家就聊到抢红包的事上来。不知是谁提议，说我们建个红包群吧，大家互相祝愿一下。大家一边打边炉，一边抢红包，场面似乎比上一班更加热烈起来。

一个半小时过去了，大伙也陆陆续续散了。他们走的时候，边走边给我招呼，嘴里不停地道谢，好像是我个人请他们吃饭似的。有时候，我会反思一个问题——他们为什么看重这一顿饭，并感谢一个并没有出钱的人？这个思考很容易解答，这些朴素的人渴望受到重视，于内心深处渴望被尊重。而我给了他们最基本的信任和关怀，这已经足够证明一切。

此刻，假设我没有这般友善，内心应当与餐桌上的碗、碟、筷子一样零乱，与残渣一样，声名狼藉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禅房花木深

□ 代蕊

雨日，决定上山走一走，顺便去探访一下山寺。山寺居于群山之巅，平日里我从小镇的街上抬头望去，云雾缭绕，只能看到露出的一点廊角的影子，但还是觉得十分的安心。

愈往山上走，空气就愈湿润，草木气息也就愈浓郁，连鸟鸣都仿佛是要落到人身上来。山寺总是少有人来，唯星辰日月轮番造访。待得近时，只觉得能在此处造如此庙宇，实在是令人惊讶。人站在下面，望着那笔陡的石阶，一下子便生了敬畏之心。于是满心虔诚地拾级而上，每走一梯，便望一望近在眼前的群山，心也就安定了。

石阶尽头，便是一树一树的山茶花，开得繁盛不已。见我到来，一位负责寺中日常事务的七十多岁的老人便从禅房里走了出来。她穿着青色的袍子，话极少，带我们一一参拜过前殿的菩萨。她敲一下钵，我们就磕一下头，刹那间慈悲心顿起。

从前殿绕过去，来到中殿，庭中摆放着溢出香灰的香炉，朝拜日，必是香火旺盛。我们亦双手握香，高举至头顶进行朝拜，然后恭敬地把香插进香炉里，袅袅香烟扶摇直上。又进入殿中进行叩拜祈愿，惟愿一切都平安喜乐。

等叩拜完成，来到庭中，见庭中一棵海棠树，花朵缀满枝丫，朵朵繁茂。想必这一树的海棠，定是借了山间的灵气才开得如此繁盛，为这清

寂的山寺增添了一抹暖意。因这雨的缘故，有不少花瓣落在青石上，真有“吾来看汝，汝自开落，缘起同一”之境。

除了这一棵海棠，庭中还种满了茶花、玉兰、菊花、兰草……这寺中的一切花草，都是不以无人而不芳。

听老人说，她平日里都住在山下，经营着一家小小的布店，专为人缝缝补补。她每逢三、九日便上山侍奉，点灯、赞颂、供神、祈祷，当然这满庭的植物也还需要人照顾。我听说她说话时，便想起近来所读《徒然草》，清少纳言写他自己：隐居山寺，潜心礼佛，不但烦恼俱消，心间浊气亦得洗净。梵音袅袅，她真是有福之人。

她在带领我们参拜完所有的菩萨后，便领着我们来到了禅房。禅房极为简朴，一桌一椅一榻，开窗便可见山间云雾。打开木栅栏，便是一园的野菜，因为这里都是供斋饭的。所有端上桌的，都是这园中的时令菜蔬。她还在后院里放了蜂箱，听着蜜蜂的“嗡嗡”声，就仿佛听着寺庙里的诵经声一样。

临走之际，她赠我一枝海棠，听友人说这里的每一尊菩萨都是她恭恭敬敬地请进来的。望着手中的海棠，我想，不止是菩萨，这满园的花草树木，哪一样不是她恭恭敬敬地请进来的呢？

芦花翩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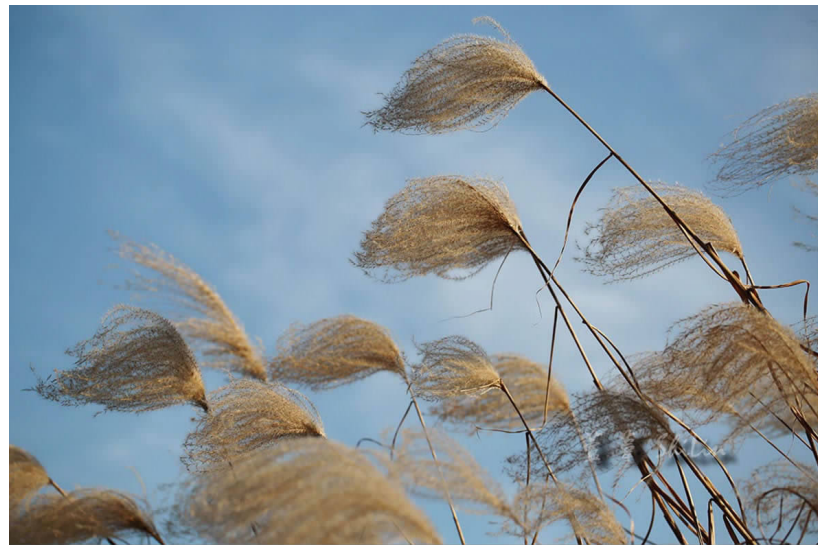
□ 胡喜荣

蓝莹莹的天幕下，芦花是一场硕雪，漫天飞舞。芦花翩跹，将我带进记忆的深处。在那里，我亲爱的奶奶，正顶着一头芦花，盈盈地笑着。

奶奶年轻时是十里八乡出名的美人，嫁给爷爷这个孤儿后，为了养活五个儿女，那双畸形的解放脚，不知跋涉过多少山水，丈量过多少长路！她到江北捡过黄豆，稻谷，下江洲打过粽叶，甚至沿村乞讨过。她就像一棵芦苇，把根扎在淤泥里，却做立于江淮，撑起全家的一片蓝天。

一九五九年大饥荒，多少人被漫长的饥饿折磨致死。而我的奶奶，却在飘飞的芦花里，为一家人找食吃。她赤着一双小脚，扛着扁担和铁锹，到西凉湖挖莲藕。爷爷用铁锹挖土，奶奶用扁担排那涌进来的水。天那么寒冷，呼出的气流都升腾成白雾，而我的奶奶，脸上淌着泥水，背心的夹衣都被汗水浸透。

突然，泥水里有一白光一闪，奶奶双目发亮。她用两手小心翼翼地伸进泥土，慢慢地扒，慢慢地掏，终于，整支莲藕露出了它白花花肚皮。奶奶伸长胳膊，用衣袖擦汗，汗水没擦完，却弄成一张大花脸。奶奶笑了，她一定是想起了家里嗷嗷待哺的孩子，想起了家



里饥肠辘辘的老人。

可是当他们回村时，那些莲藕被没收了。别人强词夺理说，西凉湖是公家的，长出的藕也得充公。奶奶没有与人争辩，泥着腿子空着手回家。这一天的晚餐，煮的是枯萎的荷梗。

奶奶接着又到地里挖苕麻的根，砍高粱秆，晒干，用石磨碾成粉末，做成粑粑。这些东西能解除饥饿感，却无法提供人体所需的营养，而且吃过以后容易便秘，正长身体的父亲饿得只剩皮包骨。奶奶找到医院负责人，乞求他们收下父亲。年仅九岁的父亲独自一人踏上了求生之路。他第一次出远门，不识路。奶奶告诉他：“鼻子底下就是路。”父亲于是一路走，一路问，走了好几个钟头，才终于来到那座建在偏僻山坳里的医院。吃着病号饭，父亲才捡回了一条命。

一九七二年，我——她的长孙女在一家人的期盼中呱呱落地，却像一只小老鼠，连哭声都几不可闻。在那秋凉如水的夜晚，连星星都瞌睡得眨不动眼睛，奶奶却仍然双目如炬。她在烧开水，她在搅拌红糖水，她在一口一口地喂她的长孙女。那段时间，家人将全部的鸡蛋都节省下来换成红糖。完全可以说，我的命是奶奶的红糖水救活

的。就是现在，每当我嗅到红糖的香味，我总是禁不住热泪盈眶。我过上了红糖一般甜香的生活，而奶奶，却已在芦花深处长眠了。

在我之后，奶奶相继又拥有了几个孙子孙女。她对每个孩子都照顾得无微不至，每天早晚接送孩子，一天三顿饭精心烹饪。我们吃的，是她一锹一铲种出的蔬菜。我们穿的，是她一针一线做出的布鞋。我们生命中的每一缕朝阳，每一丝夕晖，都是用奶奶的生命研磨的。

爷爷去世了，孙辈长大了，奶奶仍然执意住在乡下。她说，乡下有她最爱的芦花。乡下，是她的根。而我知道，她不是不渴望亲情，只是，她知道儿女有儿女的天地，她不愿打搅罢了。每到年末岁尾，儿孙绕膝，是奶奶最开心的时候。

奶奶是在芦花翩跹的季节去世的。她走得平静，悄无声息，就像一朵芦花，独自凋零在她所眷恋的这方水土上。

捧着奶奶的遗像，将她供奉在神龛上。我恍惚看见一朵芦花正盈盈地飞着，看上去那么弱不禁风，却在天地间传递着纯白的信念，明净的光辉。